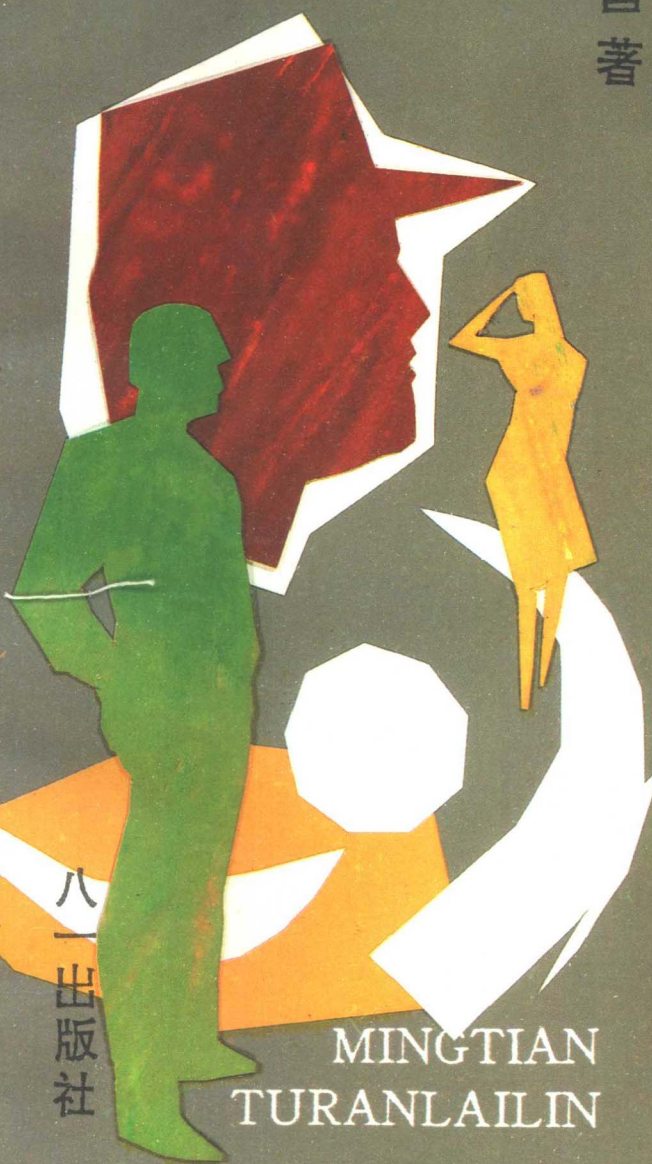


范军昌 著

明天突然来临

八一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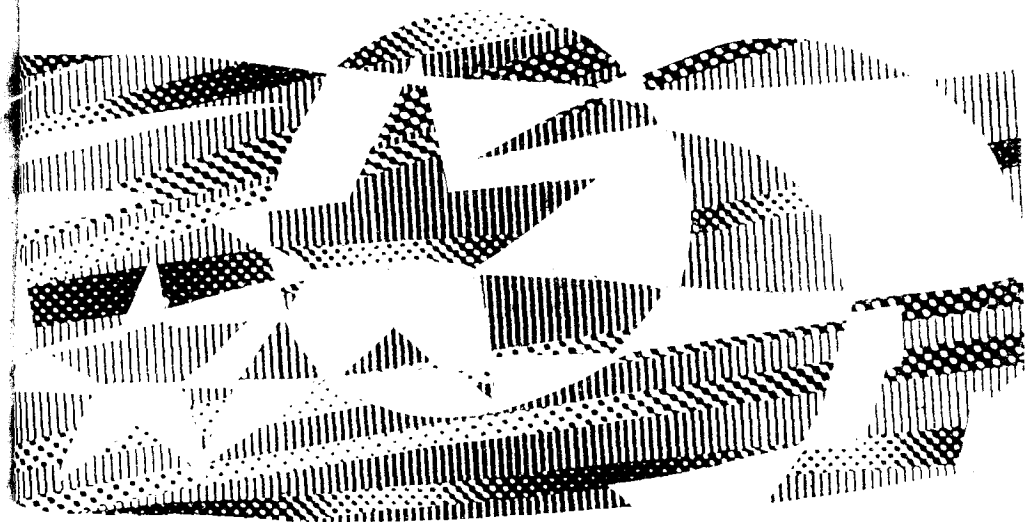
MINGTIAN
TURANLAILIN



范军昌 著

MINGTIAN TURANLAILIN

明天突然来临



八一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7号

书 名：明天突然来临

著 者：范 军 昌

出版者：八一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（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）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版者：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印刷者：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：河北三河工商局装订厂

发行者：八一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：8.5

字 数：210,000

版 次：1994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—5,000

书 号：ISBN 7 5081 0070 0/1·29

定 价：5.5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序 幕

美国某军事基地。洒满阳光的草坪上，唐光明大校来回走动几步，突然站住了。他修长的身材，配以挺括熨帖的中国呢制军服，像戳在草地上的一根绿色旗杆。

美军组织的一场军事演习，很快就要开始了。

阳光相当灿烂。已经是秋天了，风里仍旧夹带着几分燥热。

远处，演习场上起伏连绵的山在沉默着。层层叠叠的峰峦，张扬着力量的尖锐弧度，也涂抹着阳光的辉煌。低凹阴影处，有淡淡的山岚在袅袅飘绕。到处都凝固着死一般的静寂，显得十分神秘。

近处，站立着许多土黄色水泥建筑物。这些建筑物都不甚高大，矮壮矮壮的，如巨型岩石般成群落状散布。楼顶有各式各样的天线，默默地戳在空中。唐光明一眼就能看个明白，有的是极灵敏的触角，有的是无形的利剑。

突然，从旁边溅过来一声笑。

唐光明听得很真切，这笑声是从哈特准将嘴里喷出来的。全世界的语言多如牛毛，但唯有人的哭和笑，从来都用不着翻译。

唐光明扭头瞥了一眼。

哈特准将正在和一位中国少将交谈着什么，似乎谈得很兴奋。贝克尔在哈特身边站着。这个年轻漂亮的女翻译官，脸上挂着柔柔的笑，笑容里荡漾着藏不住的风骚。她身材苗条，曲线玲珑，衬

得粗壮结实的哈特简直像一头蓝眼睛老熊！

唐光明做梦也不曾想到，他这个当师长的，这辈子居然还会到美国做上一回客。中美两国，毕竟相距甚远，以前，两国军队只是在战场上交手相见。当他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一员，飞越大洋，昂首挺胸地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时，他很有点激动和自豪，觉得自己迈出的每一步，都可以说是历史性的。

历史，的确具有非凡的神力！

唐光明抬手抓起胸前的望远镜，对准演习场，迅速调好了焦距。

演习场上一片寂静，杳无人迹。蓝的天，白的云，水洗过般洁净明亮。山峦，沟壑，公路，建筑物……处处浸染着明晃晃的阳光。阵阵秋风，滑过树林和草丛，似乎在荡漾着怡人的诗情画意……

唐光明放下望远镜，目光却仍旧留恋在远处那一片苍茫的宁静之中。他稍稍有些激动，激动中还夹带着一点莫名其妙的感伤。他十分清楚，那一片宁静的山地以及灿灿的阳光，马上就要被从天而降的战火硝烟给吞没掉。

据哈特准将介绍，即将进行的这场代号为“猎虎”的军事演习，是对山地固定目标的进攻，进攻部队实施的是远距离奔袭。他没有说明被进攻目标的具体象征意义，但谁都明白，他们的矛头指向，无疑是当今这个世界的每一寸土地。远距离奔袭，可以说是美军的“杀手锏”，突击格林纳达，入侵巴拿马……他们的一连串杰作曾令全世界震惊。现代军事攻击力量的强大，已使地球变得很小很小，任何角角落落的和平与宁静，都是极其脆弱的。现代战争，早已不是“鬼子进村”式的威胁了！

“唐师长，看什么呢？”

随着一个快活的声音，随团翻译小田来到唐光明身边。小伙子年轻精神，军服笔挺，胸前挂着一架高档照相机，脸上绽着笑

容，一副潇洒青春模样儿。

唐光明扭脸微微一笑，打量着田翻译，忽然问道：“小田，带的胶卷够用吗？”

“放心，弹药充足！”田翻译说着，用手轻轻拍了拍胸前的照相机。

唐光明又叮嘱道：“我们既然有拍照的自由，你就千万不要客气！”

田翻译胸有成竹地说：“那当然！”

几辆美制越野吉普车突然风驰电掣般驶来，在草坪旁边的水泥道上一辆接一辆戛然停住。驾车的美军士兵从车上跳下来，站在汽车旁边，注视着草坪，似乎在等待命令。

“时间到了！”田翻译提醒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唐光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也踱了过去。

哈特准将蓝幽幽的眼睛目光放亮。他“叽哩咕噜”说了一串英语，抬手指了指停放在水泥道上的汽车。

贝克尔马上高声译出：“军事演习马上就开始，现在请大家登车。汽车每人一辆，自己驾车随便参观；在整个演习场内，一切行动完全自由！”

贝克尔译罢，伸手指向汽车，做出一个很优雅的邀请姿势。

中国军官们望着汽车，顿时愣住了。

汽车，对于中国军官们来说，一点儿也不陌生。他们在国内经常乘坐，大车小车好车坏车，可以说都坐过。但他们坐车纯粹就是坐车，从来用不着自己去亲自驾驶。汽车都是公家配的，配车哪有不配驾驶员的道理？他们坐了许多年车，却很少有人会开车。领导干部亲自驾车，是犯禁忌的事情，同时也有点不大成体统。这似乎与老祖宗们的遗传有关，坐轿的与抬轿的，从来都不是一码事儿！

中国军官们的沉默，使气氛有点尴尬。

哈特缓缓地扫视着众人，又“叽哩咕噜”说了一通英语。

贝克尔立刻译出：“请各位放心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这场军事演习虽然是真枪真炮，但所用的子弹和炮弹，都是专门用于训练的，不具备杀伤能力。”

唐光明在一瞬间觉得脸上猛地一热。那是热血上涌的缘故，但他在感觉上是被人重重地抽了一耳光。他很清楚，哈特搞误会了。但是，这样的误会却十分残酷，甚至比子弹洞穿肉体还要残酷百倍！军人，是牺牲的职业。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军人来说，贪生怕死，都是其人生与灵魂难以承受的奇耻大辱！

唐光明转过身子，目光射向哈特。他很想弄出一点笑容来，但咬肌痉挛，瘦削的脸上楞楞角角都在鼓暴着，整个面部神经似乎在一瞬间不再听他的使唤了。他强迫自己咧了咧嘴，嘴角处挤出几丝硬扎扎的笑纹：“哈特将军，为了给您节省一点汽油，我看……我们几个人，就合乘一辆汽车吧！”

唐光明的声音刚刚落地，田翻译就迫不及待地用英语高声译出。

哈特望着唐光明，眼神有点发愣。

唐光明生怕留下商讨研究的余地，没容哈特和其他人开口，他便异常坚决地转过身子，并坚定不移地迈开脚步，径直朝停放在水泥道上的汽车走去。

几位中国随校军官，一齐默默地却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

田翻译紧走几步，挨近唐光明，悄声问道：“唐师长，你……会开车吗？”

唐光明连头也不扭：“放心，我有正式驾驶执照，就是开坦克也没问题！”

“我差点儿忘了，你是从经济特区来的！”

田翻译说着，居然还“嘻嘻”了两声。年轻人永远是年轻人哪！

尖锐刺耳的防空警报，突然撕裂了阳光下的宁静。紧跟着，蓝天白云间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；轰鸣很快变成刺耳的啸叫，机群鹰鹞般从天际直扑了过来。

唐光明驾驶的汽车突然像饿虎一样向前扑出，差点儿撞上一条矮墙。他猛打方向，汽车惨叫着转个陡弯儿，从路边一棵树身上撕下一片皮肉，沿着公路野马般咆哮着蹿子，朝着远处的硝烟尘雾直冲了过去。

贝克尔尖着嗓门惊叫了一声。

哈特却纹丝不动的站着。他目送唐光明的汽车疾驶而去，突然把胳膊一挥，打个手势，命令部下立即登车出发。

地面防空火力越来越猛烈，但火力点暴露得也越来越充分，犹如已经出鞘的剑。

来自空中的打击似乎是不可阻挡的。地毯式的狂轰烂炸自然极具威力，但真正的威胁却是来自那些见不到面的攻击者。

武装直升飞机历来被视为空中的“堡垒”。对地面目标发起攻击时，往往是在很近的距离，被人形容为“空地肉搏”。但美军武装直升飞机，凭借其现代化的高技术装备，隐藏在地面人员目力不及的远处，即可直接攻击地面目标。

载弹量极大，并且能够全天候作战的F—111战斗轰炸机，是在距离目标8公里之遥的空中，将电子制导炸弹准确投向地面目标的。

“斯拉姆”空对地导弹，是由远离目标80公里之外的飞机发射的。导弹体内藏有电子计算机和红外线摄影机，发射之后，由雷达测高器控制，进行超低空飞行，飞行员可以从屏幕上清晰地看到导弹逼近目标的情形……

经过一番猛烈的空中袭击，地面预置目标纷纷显示出了被击中的信号。

此时，巨大的运输机突然从云缝中钻出，威风地吼叫着，几

乎是不顾一切地直扑过来。全副武装背负着降落伞的美军士兵，一个接一个从飞机上迅速弹射而出。伞花落地，依靠其先进的通讯联络手段，部队在快速集结的过程中又同时展开，迅速扑向各个预设的攻击目标。顿时，枪声大作，弹雨纷飞……

唐光明在一块巨大的突兀山岩上伫立着。望远镜不停地变换焦距，似乎有一股力量在牵拉着他的眼球，使之越来越胀痛。终于，他放下了望远镜，一个清晰的世界立刻化为朦胧。

其实，唐光明不用观察，单凭枪声，他就能准确判定美军士兵使用的是M—16AZ冲锋枪。他对步兵武器一直很关注。他十分清楚，这种M—16AZ冲锋枪，配备有先进的激光瞄准装置，即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，也可以定点命中200米以外的目标。这比白天与敌方交战时的平均距离，甚至还要远上50米。

枪声渐渐变得稀落了。

唐光明仍然在山岩上一动不动地伫立着，但他涌动奔突的思绪，已经穿越地球，回到了中国南方绿萝山下那座绿色的军营……

第 一 章

绿萝山，一年四季叠翠堆绿，终日山岚袅袅，犹如镶嵌在南国大地上的一块灵玉。

远远望去，绿萝山并非十分高大。但是，倘若攀登而上，置身其中，就一定能领略到绿萝山灵秀之中的雄奇。树茂林密，百草荟萃。古刹小径，流云飘绕。幽谷深涧，隐藏着飞瀑深潭。缠绕参天古木的粗藤……

绿萝山下，绿树掩映着一片军营。

这军营与青山为伍，孤独了好多年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深圳特区日益红火热闹，绿萝山也成了名闻遐迩的游览区和度假胜地。军营左右，新楼林立，到处都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别墅群。度假村里灯红酒绿。游乐场上，中外游客整天络绎不绝……

在军营的最深处，宿舍区的一角，有几栋灰色小楼傍山而立。楼房有点旧，式样也老，看上去犹如一群水泥碉堡。但门前的草坪却绿茸茸的，并且修剪得极整齐。一丛丛芭蕉长势茂盛，肥绿可爱。一排排槟榔树傲然挺拔，墨绿墨绿的树冠婀娜婆娑，生机勃勃。

这是师领导居住的地方。

师政委姚远和师长唐光明同住一栋楼。姚远住楼上，唐光明住在楼下。

这是个很平常的星期天。军营里没有了按时按点鸣响的军号

声，失去了紧紧张张的气氛，冒出来了一点欢乐的轻松。

姚远却一点也不轻松。老婆孩子被人请到度假村去喝早茶了，家里十分清静。他独自一人在家里乱转，卧室、客厅、阳台，好像陷入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和迷宫。他越转悠，脑子里越乱……

他在老二团蹲点，昨天晚上才回来。

本来，他脑子里就装着下面部队的一大堆事儿。今天早晨，却又突然冒出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。

军长亲自打电话来，让唐光明立即赶到集团军军部去。

姚远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。

他在团里干过，在大军区机关里也呆过，可谓见多识广。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，也培养了他过人的敏感直觉。唐光明给他打个招呼就急匆匆地走了，他却越想越坐不住，简直心神难宁。

星期天，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，没什么要紧事儿，一般来说都是要休息的。军长在星期天早晨打来电话，说明事情比较急迫。

可是，既然事情急迫，军长又为什么不在电话上讲呢？为什么非要让唐光明去面谈呢？姚远凭经验断定：这绝不是一件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事儿，并且很可能事情还很重要，带有保密性质。

会是什么事情呢？姚远思来想去，觉得十有八九是唐光明自己的事，这家伙要么是荣升，要么就是倒霉！

唐光明不是坐大班车的平庸之辈，楞楞角角的非常招惹眼目。大家对他的看法也颇有争议，有人说他的长处很长，但有的人却说他的短处很短。

去年，唐光明奉命随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美国，引人瞩目。从机关到部队，一时都在议论纷纷，说唐光明出访归来，肯定要调走，不调到大军区去，起码也要进集团军的领导班子。

但是，后来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
也许，事情是唐光明自己搞砸的。

访美归来，他到处讲美军的武器装备多么先进，多么厉害，口

口声声说我们太落后了。

有人在背后嘀咕，说他有点“唯武器论”。

他听到一点风声，便抓住不放，说现在就需要多来点“唯武器论”！
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他在全师干部大会上，直言不讳地讲，外国军队如何如何几乎都成了“夜猫子”，我们传统的近战夜战理论，正在被现代化技术手段所淘汰。

这简直有点胆大包天！近战夜战，是我军的传统法宝。在我军高级将领们有名的军事学术著作中，近战夜战理论，到处都在闪耀着十分辉煌的光彩。一个小小的师长，出此狂言，实在有点太不自量了。

姚远提醒唐光明：“你说话要注意点儿！”

唐光明却满不在乎：“注意什么？你总不至于让我说假话吧？”

姚远很有点为唐光明担心。师长这个位置，明里暗里都有人在盯着。有的人希望唐光明能早点提升，也有的巴盼着他犯个错误或者出点什么事儿，总之一条，把位置给腾出来！

唐光明似乎无所顾忌，也直得不转弯儿。先是整顿营区秩序，把不符合随军条件的常住家属，还有那些到特区来打工住在营区的“表妹”们，全部赶走，弄得哭的哭，闹的闹，硬是得罪了一大批人。紧跟着又搞训练“回炉”，全部老兵，都又龇牙咧嘴地重当了一回新兵。对连排干部进行汽车驾驶技术轮训，花了一大堆钱，只好拆东墙补西墙，降低生活补助标准，搞得下面颇有怨言。与此同时，唐光明还亲自带上后勤部长，往集团军跑，往大军区跑，到处要钱要装备。在首长面前泡，和业务部门吵，他说他并不是想额外多要，只想按编制来，求个齐装满员……

姚远和唐光明，是上上下下都公认的一对儿好搭档，有人说他俩是“团结默契”，也有人说他们是“一拍即合”。其实，姚远觉得，这主要是他姚某人胸怀大度，能够容忍罢了！

姚远想得很开。他觉得有些单位领导，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闹不团结，实在有点太傻了！一个单位的军政一把手，在同一条船上，不管谁站船头谁站船尾，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儿，没有必要去争斗。

但是，姚远和唐光明在一起，心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。他觉得唐光明太争强好胜，太夺目抢眼了。工作搞得好，他姚远尽管脸上也有光，但唐光明却往往像一面红旗似地惹人注目，他只能在这红旗下面跟着光彩光彩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尽管唐光明不是推诿责任之人，但他姚远作为党委书记，那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。

如果换一个师长……姚远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姚远在家里来回走动，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，纷乱的思绪却没有个着落。后来，他暗暗决定了，老二团的点不能再蹲了，就到此为止！

姚远看看墙上的石英钟，时间已近中午，便拿上浇花用的塑料喷壶，又找出一把除草用的小铲刀，走到阳台上去，开始摆弄起花来。

花盆里湿润润的，不缺水，也没有一棵草。

他在等着唐光明的归来。他知道，军长从来不留部下吃饭。

他需要马上知道：军长找唐光明究竟是什么事儿！

司机小覃刚把车刹住，唐光明就已经推开车门从车上下来了。

小覃是个老兵。他深知师长的急脾气，下车往往不等车停稳就要推开车门，上车往往屁股还没挨上座垫，就想让车轱辘转动。小覃驾驶技术好，为了适应师长的脾气，也练就了一手毫不含糊的果断。停车时，他往往咬牙切齿地一脚就将刹车踩死。开动时，他则毫不犹豫快速起步，绝不拖泥带水。政委姚远坐他的车碰了脑袋，参谋长坐他的车差点儿闪了腰。于是，他们都说小覃开车

太毛躁，让他给唐师长当司机，说不定哪一天非把唐师长送进火葬场不可！然而，唐光明却很欣赏小覃，执意要让小覃继续为他开车。小覃自然很得意：再干二年，转个志愿兵恐怕不成问题！

唐光明下了车，手扶着车门想了想，对小覃说：“你两点半钟以前把车钥匙交给我，下午你休息！”

“我不休息！”小覃从车窗口探出半个脑袋，急急地说：“我一点儿都不累！”

唐光明似乎没有听见小覃的分辩，“记住，要加满油，另外还要把车给我擦洗干净！”说着，他随手一带，车门“嘭”地一声关上，转身就走。

小覃冲着唐光明的背影苦笑了一下，开车走了。

唐光明沿着水泥小路正往家门口走，姚远不紧不慢地迎面晃了过来。

“政委！”唐光明首先开口打了声招呼。

姚远立刻止步，递上一个微笑：“老唐，什么事儿啊，军长星期天也不休息！”

唐光明在姚远面前站住，很兴奋地说：“我到了军部才弄明白，原来军区司令员在军长办公室里坐着呐！”

姚远猛地一惊，脸上的笑容立刻没有了踪影。他把身子朝旁边微微一侧，“噢？”

姚远虽然胖一些，但没有唐光明个头高。他和唐光明站在一起说话，从来都忌讳正面相对，因为那样往往需要仰起下巴。

“政委，任务来了！”唐光明有点喜形于色。

姚远微微斜翘着下巴，完全是一副沉思模样，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军区马上要召开一个部队现代化建设研讨会，据说总部也要来人。”唐光明很有点激动地说，“军区为这次研讨会安排了一场实兵演习，真枪真弹……”

“让我们搞演习？”

唐光明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带有一点现场会的意味！”

姚远顿时目光放亮，脸色也有一些激动的潮红。此时，他纷乱的思绪，完全被这条意外的消息彻底斩断了，周身的神经都被刺激得兴奋起来。

“什么时间搞？”

唐光明说：“司令员让我们马上着手做准备，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，等候通知。”

“这是对我们的考验，严峻的考验！”

“就全当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吧！”

星期天，四连总是热热闹闹的。

四连这个星期天要杀猪，更令人兴奋异常。

大块头炊事班长从厨房里走出来时，一手拿着围裙，一手提着明晃晃的杀猪刀，膀子一晃一晃的，威风得像个将军。

“副班长，接血的盆子里要多放点盐！”炊事班长在半道上突然扭头喊了一嗓子。

副班长在厨房里应了一声：“好咧！”

几个老兵正合力将一头大肥猪按在一张长条凳上，用绳子紧张张地捆绑着猪的蹄脚。

猪的嚎叫，似乎已经有点声嘶力竭了。

但是，兵们却越来越兴奋。新兵和老兵，纷纷围拢过来，有的指指划划议论，有的大呼小叫跃跃欲试准备帮忙。

连队杀头猪，等于过个年哪！

炊事班长刚刚在长条凳旁边站定，连长郑良清就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他身材方正，结实强悍，一双粗眉老爱拧着，总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。

炊事班长望着郑良清，底气顿时有些不足，“连长，这一次……就让我来吧！”

郑良清的嘴角扯出一片笑容：“嘿嘿，你要是想闻个血腥味儿，就给我打个下手。”他从炊事班长手里拿过围裙，双手展开，“啪”地一抖，一边往腰里系着，一边问炊事班长，“喂，我们能宰的猪，还有多少头？”

“唉，不多了！”炊事班长说着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郑良清立刻叮嘱道：“你让小王弄点饲料添加剂，搞点科学喂养嘛！”

“还科学喂养哩！”炊事班长马上挑高了声音，“他能把猪喂饱就不错了！养了那么一大群，每天稀的干的，要喂多少东西呀！昨天，他还吵着说饲料又快没了……”

郑良清眼一愣：“嗨，牢骚上啦！”

这时，白涛突然从人群里闪了出来。

这个上等兵细高个儿，面皮有点白净，眉眼间带点自来笑，看上去总有一种不大在乎的大大咧咧。

白涛凑到郑良清面前，挺认真地说：“连长，我看这猪就别杀了！”

郑良清一边挽袖子，一边拿眼打量着白涛，说：“怎么，你不想吃肉哇？”

白涛说：“我建议把猪卖了，卖成钱。然后，咱找个宾馆酒店，把全连都开去……”

“新兵蛋子！”炊事班长忍不住吼了起来，“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呐？”

白涛毫不示弱地说：“钱不够，大家凑嘛！我赞助两千块，怎么样？”

兵们悄悄地议论起来，一阵骚动。

郑良清拿眼扫视着众人，挑高声音问：“还有谁要赞助钱？嗯？”人群中顿时没有了声息。

在钱的问题上，没有人敢跟白涛比。

白涛是广东中山市人，蹭个珠海经济特区的边。他的父兄叔舅，有的自己开工厂，有的与香港老板合伙办企业。他的七姑八姨亲戚关系，在香港、美国和东南亚又扯成一串儿。因此，他家里到底有多少钱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
白涛有个极宠爱他的老奶奶。白涛仗着老奶奶的宠爱，在钱堆里自由自在地扑腾，小小年纪便上了赌桌。白涛每一次被治安人员抓住，都是奶奶抱着罚款去把他领回来的。有一次，连输带罚，一晚上就干进去三万多元！他爸爸虽然也心疼钱，但更心疼的是自己的儿子，怕他如此胡混下去，将来混到大狱里去。然而，他又没有那个精力去管教白涛，再说，他和儿子之间还横挡着自己的老母亲呢！他与家人反复商量，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让白涛当兵去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军营，具有重塑一切的神奇力量！

白涛也知道当兵挺光荣的，但他又觉得自己吃不了那份儿苦。可是，全家人众口一词，他奶奶也横挡不住了。白涛无计可使，只好漫天要价，为自己入伍服役开列了一大堆条件。首先是，当兵期间，家里每个人每个月都得给他一份零花钱；其次，服役期满复员时，家里要给他盖一座花园式别墅，买一辆高级小轿车……不管他提什么条件，他爸爸都咬着牙答应。他不放心，怕口说无凭，硬是和爸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，奶奶当然就是公证人了。他离家之后，奶奶又成了他的当然代理人，不但按时替他催帐讨钱，而且还主动拿出一份零花钱来。

白涛入伍后受到教育，把那份协议书撕掉了，但他仍然有的是钱。有时是家里托人捎钱来，有时他收到的是汇款单……

郑良清的目光扫过无声无息的人群，嘴角吐出一丝苦笑。

白涛突然扭脸盯住上等兵刘松林，说：“老刘，你这个万元户，怎么不吱声啊？”

刘松林身材壮实，一张圆圆的脸上凝着憨厚，好像从泥土里